

## 齐廉士陈仲子与邹平

陈仲子，字子终，名陈定，是战国时期齐国的著名思想家、廉士，其先祖陈公子完（敬仲）原在陈国，后因避战乱逃至齐国，遂改姓田氏，陈仲因故又名田仲。

陈仲子出身于陈国贵族之家，父早逝，由哥陈戴继承世禄，任齐大夫。陈仲子少年便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及至青年，目睹贵族上流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生活的贫若，他决心远避世俗，洁身自好，终身崇尚“义”与“廉”，坚决不与骄奢淫逸的封建贵族同流合污。他在齐国的稷门设立学宫进行讲学，大力提倡廉洁，反对腐败。这种精神在当时影响很大，史称“稷下学派”。荀子提倡把他列为战国六大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称赞他为“齐国之巨擘”足见他在当时思想界的位置。后来，齐王请他出任齐国大夫，其兄也多次劝他出仕，但陈仲子安贫乐道，不愿与世俗的贵族为伍。为躲避利禄，后与妻子逃至於陵，以编织草鞋和为人灌园谋生，最后饥饿而死，葬于孝妇河北岸（今长山镇驻地）。

陈仲子由于采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故生前受到统治阶级的蔑视和反对，正史中没有对他进行专门介绍。流传至今的《於陵子》一书是后人根据其言行记录而成，计有《畏人》、《贫居》、《辞禄》、《遗盖》、《人问》、《先人》、《辩贫》、《大盗》、《梦葵》、《巷之人》、《未信》、《灌园》等十二篇，每篇篇尾刊有明徐谓评语数句，这是现今人们研究陈仲子较为完整的资料。

由于陈仲子晚年隐居於陵（今邹平县），故当地有许多有关他的遗迹和传说。陈仲子在於陵的隐地，在今邹平古城村东古泉驿。此处旧有古碑一通，立于遗址之旁，上刻“於陵仲子故宅”六个大字。碑旁有一古井，传说为陈仲子灌园汲水之处。唐代张说（道

济)凭吊古驿后曾写诗《题古泉驿》一首,赞扬陈仲子不慕荣华富贵,执守贫贱的情操:

昔闻陈仲子,义守辞三公。  
身赁妻织履,乐亦在其中。  
岂无穷贱苦,羞于倾巧同。  
长白临河上,於陵入济东。  
我行吊遗迹,感叹古泉空。

清代文学家王渔洋,晚年罢官后,闲居于邹平长白山“夫于草堂”别墅,亦常凭吊陈仲子遗迹,极崇尚其廉操。王渔洋之家桓台与长山陈仲子墓相距 10 多里,是王渔洋来往长白的必经之地,他常用印章中有朱文一枚,上刻“於陵仲子是乡亲”充分说明了他对陈仲子的热爱和推崇。他曾作诗《鱼子沟》一首赞颂:

仲子逃名处,犹存鱼子沟。  
清冷一勺水,不改是方流。

鱼子沟又名泔沟河、金河,发源于长白山白云峰东南之柳泉,中间汇集诸溪之水,经阳夕村北泻,绕凤山沿古於陵城西墙北去,穿越长山腹地从县城西南侧注入孝妇河。是贯穿古长山县境的一条重要支流,今鱼子沟溪水尚存。

传说陈仲子隐居的地方,一在白云峰南山崖石室,另一石室在长白山玉泉峰。玉泉峰石室内旧有石床、石灶、石壁题字等,两室皆在鱼子沟附近,但历经千年风吹雨蚀,遗迹已难寻觅。但提起鱼子沟,人们便自然联想起陈仲子隐居的事。故渔洋先生借助鱼子沟的“方流”赞美陈仲子超凡脱俗的高风亮节。

陈仲子墓在原长山县城(今邹平县长山镇)十字路口,墓顶呈

圆形 直径 4 米，周围砌以灰石和砖，灰土封顶。墓南侧原有墓碑，上书“於陵廉士陈仲子墓”，墓南二百米处南街路西有陈仲子祠。可惜 墓祠均毁于十年动乱中，但墓碑尚在。

据说，陈仲子墓建在长山十字路口与他的儿子有关。陈仲子是著名的廉士，但其子陈耀麻却是个好吃懒做的不孝之人。待陈仲子死后，他嫌弃父亲一生贫穷，决心把父亲埋葬远处，试图摆脱贫穷。当时於陵城在今长山城南古城村。他派人抬着父亲的棺槨，出城北门一直往北，走了二十多里，草草埋在了孝妇河北崖的一处高地。但人们怀念陈仲子，崇尚其廉洁的思想品格，一些人不惜撇家舍业，居住在他的墓旁，久而久之，在陈仲子墓周围，逐渐形成了村落，再后来，县城也从古城迁来，逐渐发展成为一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但陈仲子墓则一直座落在县城中心的十字路东北侧显要处，足见历代人民对陈仲子人格的崇敬。

陈仲子已远去我们 2260 年，中间历经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诸多朝代，尽管历代那些达官贵人生前权倾一世，挥金如土，死后大兴土木，构筑墓室，以期永享万世，但历史的风雨却使他们烟消云散。而陈仲子，一个战国时期的普通人物，历经两千多年却依然受到人们的敬重和怀念，特别是他孜孜以求的“廉”，已经超越了时空，濡养着历朝数代人们的精神，成为人们净化社会，完善心灵的精神追求。它与佛家的“慈悲”基督的“爱”儒学的“仁”，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当前，在中西方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时期，面对市场经济浪潮中物欲的横流，部分公务员的腐败和浪费，重新提倡、弘扬陈仲子崇“廉”的精神，以此作为对干部群众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将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邹平人民以接纳了这位古代的廉士而自豪！

古代廉士陈仲子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重放光芒！

## 於陵陈仲子故事

畏 人

陈仲子害怕见人。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东田大夫，马上就要躲避，东田大夫拦住他问：“孔子曾说过，人不可以与禽兽为伍，而你却害怕我这个做官的，那么谁还和你亲近呢？”陈仲子把东田大夫请到家中，关闭窗户，才对他说：“害人的虫子往往蛰伏在招待客人或祭祀用的器皿之中，人的血肉之躯产生于男女异性的欢娱。现如今跨出门坎，便是夜以继日你争我夺的战争。象你们这些陷于世俗的人们，我早就想使你们觉醒，而你反而为我忧虑，这种状况难道还不令人可怕吗？你问我为什么怕人，可以告诉你，我最怕的莫过于你们这些做官的了。”东田大夫不解地问：“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

陈仲子说：“我看你们这些做官人的心，就象高山大川那样神秘莫测，要了解你们，必须去艰难的攀登和跋涉。你们的外貌，就象枷索一样，禁锢着人们的肢体。你们观人的目光，象贪婪的凶鹰，不知怎样才能满足你们的欲望。你们的语言，象风云那样多变而不讲信誉。象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让人害怕呢？”

东田大夫说：“一个人即便因行为不端而无德名，但不至于毁坏国家的法度，从而造成境内罪行泛滥。审察一个人的行为，要从大处、高处着眼，就象观景一样，要站在车上看，在车板底下怎么能准确地看到好景色呢？象你这样片面地观察事物，人们将都会害怕你了。”

陈仲子说：“我的观点正与你相反。自古以来，圣贤之人从来

不暴露自己。现如今喜欢表现自己的人，遍地都是。所以我向来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显露自己，甚至不愿意用镜子照示自己，因为我自己就害怕自己。还不仅仅如此，我还用神明君王的精神来影响我的智慧，在礼的规范内来自由地生活，自觉节制情欲，不使美色和华丽来刺伤眼睛，不让我的嘴巴去对别人枉加毁誉。因此，要说我害怕什么，还不如说我害怕自己呢。你们这些当官的只知道我害怕人，却不知道我害怕自己已经很久了。”

## 贫 居

陈仲子安贫乐居的生活，是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学士淳于子问他：“仲子先生，请问老百姓的生活，是喜欢贫贱呢，还是喜欢富贵呢？如果说喜欢贫贱，那么尹说就不需要居于高贵的地位，然赣也就不必过那种富裕的生活了。如果是喜欢富贵，那么平民百姓也就不会安于贫穷的地位，或不会安居于偏僻的恶劣环境了。既然如此，你自己这种贫居的生活能坚持多久呢？”

陈仲子说：“古先人们生活在一起，平均分配所得到的财富，人与人之间保持平等，无贵贱之分，和睦相处，不计较个人得失。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有功劳的人得到了社会的推崇，追求私欲的人利用各种方法聚集的财富越来越多，因此，社会上才逐渐产生了贫穷者和富贵者。面对这种贫富不均的情况，现今我已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始终保持轻松自如，根本不知道权势的荣耀。我还控制自己的欲望，处于安静坦然的状态，不计较金钱宝石的利益，忘记一切得失的忧虑，始终保持健康生命的自然乐趣。我怎么能丢弃现在的幸福生活而去适应利欲熏心的世俗生活呢？”

淳于子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普通的人在路上遇到一双沾满泥土的破鞋就踏过去，看见有权势的人则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参拜。同样是草木之人，对不同的两种事物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这

是什么原因呢？如今天下重富贵、轻贫贱的人比比皆是，对这些现象如何选择，你自己看着办吧！”

陈仲子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何奇怪呢？践踏淖污的破鞋，这是轻视污鞋啊，崇拜着权势的人，这是重视权势啊，普通百姓本身有何荣辱可言呢？”说得淳于子哑口无言，只好走了。

## 辞 禄

齐王打算让陈仲子到一个地方做官。陈仲子推辞说：“您没听说过一种叫菖蒲的草吗？这种草，虽扎根于贫瘠的碎石之中，吸收着野外的水泉，置身在阴暗的角落，却生长得亭亭苍翠，舒展潇洒。倘若把它植于肥沃的土地，供给它充足的肥料和水，经常接受日光照射，那末一天就会枯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喜欢的环境不同啊。我现在污头浊面，已不适合戴高贵的帽子。我的脚趾长短不齐，粗细不均，只适宜穿着草鞋，怎么能穿精致的鞋子呢？我的身材长得弯曲不顺，只适宜穿粗布衣服。我的舌头清淡寡欲，只适宜吃粗糙的粮食，不适宜吃精美的食物。凡是当今这些高贵的职位和待遇，都不适合我去任职和享用，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去羡慕做官和享受这些东西。况且，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百姓，所知道的只有家中的一些东西，所想的不外乎个人的私事。没有功劳而得到俸禄，那不成了不劳而获的猪羊吗？我宁肯当个普通百姓过穷苦的生活，也不愿意象猪羊那样不劳而享受荣华富贵。时间不早了，你还是另选他人做官吧。”

不久，为了怕齐王再来让他做官，他马上收拾行李离开齐国去了楚国，在陵隐居起来。

## 遗 盖

一天，陈仲子在齐国青丘城的门口休息，临走把伞丢在那里了。天空马上就要下雨，一个人认出这是陈仲子丢的伞，马上追上陈仲子还他。陈仲子说：“我没有伞，你怎么硬说这伞是我的呢？”还伞的人不解地说：“先生为什么反说我弄错了呢？确实是你刚才丢在青丘门口，天要下雨，我不忍心让先生遭雨淋，才跑来送给你的，你怎么能误解我的一番好意呢？”

陈仲子笑着说：“是你想错了。你看那些有权势的帝王，一旦失去了王位，也就失去了天下。就象我今天，既然丢了这把伞，就不再拥有它了，难道这把伞比天下还重要吗？”说罢，不顾天上下着大雨，继续往前行走。

拾伞的人追上他说：“可以说这伞不属于你，但现在天正下着雨，我看咱俩还是共同用这把伞避雨吧。”陈仲子推辞说：“齐国的君王与我是同一家族，我都不因贫穷而沾他半点便宜。齐国的卿大夫与我是同胞兄弟，也不因贫穷而求助于他。今天遇到的仅仅是雨淋，与贫贱相比差远了。难道得到这半个伞的遮雨能比得到富贵重要吗？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不了解你对我的一番好意，请你快打着伞走吧。你打你的伞，我按我自己的意志去办，不要再为这事争执了。”说着，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雨中。

## 人 问

齐国和楚国将要在重丘这个地方发生战争，有人向陈仲子请教：“仲子先生，齐国是你的国家，楚国是你居住的地方，这两个国家都与你有利害关系，现在两国即将发生战争，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陈仲子回答说：“古代对待轻率发动战争的公候，天子要按其罪行的程度根据王法来审判他。然而殷汤消灭葛国的时候，夏桀仍在当政，周文王灭亡黎国时，商纣王也在位上，可见，这些被称为圣人的君王照样带头违背王法，但他们却不感到悔悟，况且，你看蔑视天子的现象还有比现在更严重的吗？”

过去，泰山和长江互相争夺中原霸主地位，久不见分晓。泰山对长江发誓说：“我让泰山上吹落的尘土扬起，就能填平你这条小沟渠，否则，我就不是齐国的主人。”长江也发誓说：“我用江面上泛起白沫，就能荡平你这个小土丘，如果不能，我就不称为楚国的英雄！”两人唇枪舌剑，争执不下。这时，在中州的一个蜗牛爬了出来，试图评判他们两个的是非。但仔细一考虑，心中不免打怵，按自己的速度东去泰山，要走 3000 多年，要想南去长江，也需 3000 多年，而自己思量一下生命的寿限，则不是早晨就是晚上的事，于是悲愤至极，最后枯死在荒草野坡之上。蜗牛不自量力的行为被蚂蚁们所耻笑。正象刚才所说，让我去评判齐楚交战的事，如今天子对战争都束手无策，不能按王法去判定发动战争者罪行的轻重，像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既没有千乘之尊的威名，也没有生杀奖赏的大权，却要来评议战争的功过是非，这与不自量力的中州蜗牛有何区别？如果硬去评判，不是同样要遭到蚂蚁们的嘲笑吗？”说得那个问他的人点点头走了。

## 先 人

这一年天下大旱。陈仲子早早起来，到东门外 10 里的地方取水。他刚接满桶，泉水就已经干枯了。这时，前来取水的人却陆续不断。后来的人见取不到水，都责备自己来晚了。

看到这种情景，陈仲子悲伤万分，后悔不已。他放下桶，感叹地自言自语说：“唉！出现今天这种事，是天意造成的，还是我自己

造成的？是我自己造成的，还是别人造成的呢？况且，我处事向来不曾与别人争名夺利啊，为什么今天却为了自己饮水而先于别人来争着取水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是谁让我这样去与别人相争呢？是谁使我早于别人赶来呢？是谁使我贪图小利，丧失我多年追求的贞操和廉洁呢！是别人让我这样，还是我自己让我这样呢？是我自己这样，还是上天让我这样呢！”

他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他把前来打水的人召集起来，平均将水分给大家，最后把自己的水桶反转过来，用手用力地拍打着桶底，显示自己一点水也不保留。不但如此，他又把桶上系的绳子扯断，羞愧地跑回家中，关闭房门，痛哭了三天，并发誓三天不再饮水，以此作为对自己先于别人取水的惩罚。

## 辩 穷

陈仲子在於陵住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房顶上的草都没有了，任凭风雨侵袭。墙壁也因残损严重，抵挡不住风暴的袭击。但他仍然象往常那样吃住在里边，不管严冬还是酷暑，都穿着一套衣服。尽管如此贫穷，却从未曾停止过弹琴和唱歌。

一次，接予大夫出使楚国从这里经过，听到陈仲子弹琴和唱歌的声音，说：“这么有韵律的美好音乐，是我的老朋友陈仲子弹奏的吧！”立即停车，顺着声音来到一座草屋柴门之前。由于草屋低矮狭小，以至于接予大夫都无地方站立，连宽大的衣服也伸展不开。看到陈仲子如此贫穷的状况，接予大夫同情地对陈仲子说：“先生，你实在是太穷了。”

陈仲子听他这样说话，仰天大笑道：“我穷？是你太穷了！”

接予大夫说：“你说我比你穷这话太荒谬了！难道还有比公卿和君王最富贵的吗？你看我们这些公卿和君王，家中车马无数，说出话来就是政策和法令，举手所做就是关于国家的大事。像这样

的贵人，谁见了不敬畏？我们每天穿的是綾罗绸缎，吃的是美味佳肴，家中美丽的妻妾成群，宝马雕车无数。因为我们富贵，亲戚朋友跟着沾光，庄里乡亲跟着受惠。我的名誉和地位可与邻国的公卿相比。一个人达到这种地步，可以说功成名就了。然而像你这样，志向在社会上得不到发展和重用，言谈话语常遭到大家的斥责。如今你远离自己的国家，身心穷困在这偏僻荒凉的地方。观察你的身体和面目，无不表现出一种饥寒交迫的样子，你的生命说不定那一时就会死去。到了你这种地步，是一个人的生活困苦陷于极至了，我看你是死到临头了。然而你却执迷不悟，却反过来说我穷真是荒谬之极呀！”

陈仲子说：“自古以来，只要是真金，千锤百炼而不失掉光彩。一块纯正的美玉，多次被沾污也不会失去贞洁的质地，这就是说外在的因素不会改变事物本质的道理。假设从前你与我一起安于这种清心寡欲的生活，避开社会上为名利勾心斗角的不良风气，相互勉励不为声色所诱惑，不为吃穿所困厄，心中始终保持着为节操献身的远大志向，这三十年过来，还像你现在这样处于精神穷困的境地吗？但是我坚持过来了。看看你如今的样子，由于缺乏意志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节操，每天被利欲驱赶着陷入世俗的深渊，你的言谈举止已经被名利束缚得不能自拔。人到了你这种地步，已经真假难辩，好坏不分，貌同行尸走肉。表面上看你们这些人道貌岸然，实际上内心非常空虚无聊。像你这样的人本来精神上是可以穷的，但由于自己不坚守节操，逐渐堕落为世俗之人，所以就必然造成精神空虚。所以说，尽管你拥有财富，精神却是贫穷的。”

## 大 盗

有个叫渊的人在集市上丢了珠子，刚好陈仲子从那里走过，所以渊怀疑是陈仲子偷了他的珠子，马上拉陈仲子去见集市长，要陈

仲子交出珠子。陈仲子面色平静地站在那儿，丝毫不与渊争辩。

集市长一看是陈仲子，马上站起来指着渊说：“这不是陈仲子先生吗？他是天下公认的廉士，你怎么说他偷了你的东西呢？我看你是诈骗钱财的无赖之徒吧！”

听到集市长对自己赞誉，陈仲子感动得痛哭流涕，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集市长安慰陈仲子说：“人的容貌不一定反映他的真实内心，一个人想隐藏自己干的坏事，神色上就会表现出来，所以真正有节操的人是不会为世俗小人的谎言所动摇的。今天先生绝不会去做偷盗的事。尽管我算不上德高望重的人，不敢说能了解你并赞美你的廉洁。”边说边指责渊说：“象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仲子先生偷了你的东西呢？”集市长又转脸对陈仲子说：“然而刚才先生的举止令我不解，高兴和悲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你是怎么把它们同时表达出来的呢？”

陈仲子皱了皱眉，略一思索说：“木头经过斧子加工不是做成生活用具，而是用来做成犯人的刑具，木头在未加工之前没有多大利害可言，但一旦加工成不同的东西，利害可就大了。像今天这个人说我偷了他的珠子这件事，我没有为自己辩白，但谁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呢？看来，一百年之后我仍要承担这种偷劫的坏名声了！因此说，一个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而一旦沾上这种坏名声是一百年也洗刷不掉的，刚才我实在为这件事而悲伤啊。”

集市长说：“一个人的德行，是由他平时的行为表现来获得名誉的，像先生你这样坚定不移地持守廉洁，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谁会相信说你是偷盗的人呢？”

陈仲子说：“事情不会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你没听说过吗，古代帝王赫胥以前，人们从事各行各业的劳作，所得到的财富大家共同享用。到庖牺时期以后，人们天生的那种纯朴善良互谦互让的美好道德才发扬广大，逐渐形成风气，生活也开始富足，这时人们

的思想还没有自私自利。待到五帝时期，人们的心智得到开发利用，心智的技巧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心开始变得自私。因此，人们开始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理关系之间，产生了盗取德名的事。但这时人盗取德名的手段和方法还仅局限于原始状态，还算不上高明。事情都是相对的，象鲁国的公输，因施展技巧发明了木工工具，所以才显出别人的大脑愚笨。离朱的眼睛很好，能明察百步以外的东西，因此就显出别人的眼睛混浊不清。况且现在那些贪图小利而去盗劫日月星光的人少，怀有野心去盗取天下的大盗却越来越多。你看现在那些大盗们发出的声音惊天动地，长久而不停止。那些盗劫了神明的恶魔，把自己装扮得神圣不可侵犯，难道他们不是自古至今的大盗吗？现如今人们都不重视廉洁，这真是天下的大不幸，在这种情况下，唯独让我盗获了廉洁的大名声，我一个普通人怎么能担当得起啊！”

不多时，那个拾到珠子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马上跑来，把拾到的珠子交给了集市长。

集市长说：“方才陈仲子先生还谦虚地以为自己盗取了廉洁的名声而悲伤呢，请你不要再去想盗取廉洁之名的事了，若不，连我也成了盗取能知人断案之名的贼了。”

## 梦 葵

一天，陈仲子经过句氏的菜园，看到园中的葵长得又肥又嫩，非常羡慕。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到园中偷拔了一棵葵吃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回想梦中做的错事，心里感到后悔莫及，于是他在家中拿了一双鞋来到句氏的菜园硬要送给句氏以弥补自己昨夜梦中的过失。

句氏对他的举动大惑不解，坚决推辞说：“我是一个安份守己的人，平时靠卖点蔬菜养家糊口，从来不敢在同辈们面前开半点玩

笑或侮辱别人，你怎么能自己往身上抹黑呢？想想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实际上都没有发生，怎么能当真呢！”

句氏接着说：“做梦，是人的精神处于不清醒时胡思乱想的事，很容易出现将事情颠倒的现象，事后不要认真地去想它。我在菜园周围设置篱笆，防范别人偷盗，是没有过错的，现在篱笆没有破坏，蔬菜也没有丢失，我怎么能收下你的鞋而担当不义的坏名呢？再说，你本来就没有做错事，我也更没有加罪于你，为什么你却用还鞋这件事来让我犯错误呢？”

陈仲子说：“即使是在神志不清时胡思乱想的事情，未必连商代灭亡和周朝兴起这些事我都不清楚了吧。人的精神不是由意念支配的吗，而意念不正是由我支配的呢？即便你坚持不要给你的鞋，也不能免除我思想上一念之差产生的偷盗行为。”

句氏说：“仲子先生，你不愿做梦境中的盗跖，难道想让我做光天化日之下的盗跖吗？”

陈仲子见句氏坚决不收他送去的鞋，便放在那儿，转身走了。

全庄人听说了陈仲子和句氏关于梦中偷葵、送鞋、拒收的事，都为他俩所表现的高风亮节所感动。

这双鞋被丢弃在那儿，三年没有人去动它，风刮雨淋，天长日久，这双鞋在那儿烂掉了。

## 巷 之 人

这天，陈仲子在野外拾柴，偶而遇上巷之人背着东西在路上走，两人见了面，陈仲子打算与他坐在一起休息。

巷之人指着前边说：“你看前面象土堆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家，请跟我到家中休息如何？”陈仲子说：“可以”。

不久，两人来到巷之人的家门口，放下背着的东西。陈仲子刚要进门，忽见巷之人家中墙上悬挂着刖足刑犯者穿着的木鞋，马上

站住问巷之人：“你家中怎么悬挂着罪犯穿用的木鞋呢？”

巷之人忙解释说：“治理楚国不能不需要法律，需要法律就必然会惩治罪犯，有罪犯就会有人穿这种木鞋，我就是以制作这种木鞋来谋生的，同时，也使受刑的罪犯能够走路，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陈仲子说：“为什么选择了这种行业而不以做正常人的鞋子来谋生呢？”

巷之人说：“做正常鞋这种行业，从事的人多而报酬少，不如我专门做别足刑者穿的木鞋这种行业人少，得到的报酬多，干这行我完全可以满足养家糊口的开支。”

陈仲子说：“唉，你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业啊，干这一行将消除罪犯作恶的动意，助长犯罪，从而导致楚国的灭亡啊！楚国，是经过无数先贤君主艰苦奋斗才建立起来的，不是靠保全人们的头和足而奔走来的！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这种行业，对上则为残暴的君王服务，对下则掩盖了人民遭受统治者残害的现象，而君主暴虐和残害人民，正是当年夏桀被汤武推翻的原因啊。照你这样下去，依靠仁义立楚国的祖先鬻熊将得不到人们的祭祀了，你实际上是夺了鬻熊的祭祀来为自家糊口，是试图用楚国人被砍的脚来增加你家的财富啊。对此，我早就料到，你为什么因我不犯罪而生气，是因为我不犯罪会使你这一行业赚不到我的钱了。唉！我怎么能去触犯楚的法令而犯罪，去为了满足你赚钱的私欲呢！”

说完，陈仲子丢下木柴，转身便向门外跑去，边跑边大声喊：“巷之人要砍我的脚了！巷之人要砍我的脚了！”巷之人呆呆地站在那儿，陷入沉思之中。

## 未 信

陈仲子之妻，出身于齐国公卿之家，自小享受荣华富贵，但自

下嫁给陈仲子后，生活一下子变得饥寒交迫。但她从一而终，直到老年仍然陪伴着陈仲子，过着贫困的生活。尽管如此，陈仲子仍然怀疑她是否能安于这种贫贱的生活。

一次，陈仲子家中已经三天没有吃到饭了，天又下着大雪，积雪把屋门都堵塞了，人们以为他饿死了。突然，人们发现他家的烟筒里冒出了轻轻的炊烟。楚王听说后，马上派使者手持黄金百镒到他家中，要聘陈仲子为国相。但陈仲子仍然没有答应他，打发使者带着黄金走了。

借着这件事，陈仲子进内屋想考验一下妻子的诚信，说：“你看楚王今天来聘我做他的国相。如果答应了他，那么我们今天是穷苦的平民，明天就可以乘坐配有四匹马的车子，吃饭也会有满桌的饭菜。你看我去还是不去呢？”

听了他的问话，妻子回答说：“以前你坚决不做齐国大夫，后来又坚辞不做楚相，这是我坚信你并愿意陪伴你共同生活一辈子的原因，你想想事情是否也有不是这样的呢？”

“我认为，先生依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活，并不是不关心其他事情，利用弹琴和唱歌充实闲暇时间，并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接触周围的事。清静地饮茶和自由地唱歌，这其中就充满了人生的极大乐趣，为什么偏要去做楚相受到束缚呢？况且，乘坐四匹马的车子，得到的不过是仅容纳双腿的安逸，食用满桌的饭菜，得到的不过是几口美味。如果先生仅仅为了得到双腿的安逸和几口美味，而天天去为整个楚国复杂的国事担忧，这合算吗？当今国事正处于混乱状态，祸患四伏，在这种情况下去做官，我担心你会连生命都不保了吧。”

听了妻子的一番议论，陈仲子笑着说：“你真是我情投意合的妻子啊！只是和你开开玩笑而已，其实，刚才我已经拒绝楚王使者的聘请了。”

从此，陈仲子更加相信妻子。不久，又与妻子逃离他处隐居，

以躲避楚王再派人来聘他做官。

## 灌 园

陈仲子辞去了楚国的聘约，带着妻子隐居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靠给人浇灌菜园来维持生活。

一天，陈仲子正在干活，有个楚大夫刚好路过这里，一眼认出了陈仲子，大惑不解地指着陈仲子对旁边的人说：“你们看，这就是闻名的陈仲子先生啊，他不去为当楚相操心，却甘心在这几亩地上卖力，这不明明是自己放弃施展才能的机会，在这里遭受委屈吗？”

听到他的话，陈仲子说：“先生只知道做官是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不知道一个人只有顺其自然才是真正发展自己的道理。你看伊尹称臣于太甲，周公重用于成王，他们这些人都曾全身心地为君主做事，来保护自己隆盛的地位，家中都有与国王一样用不完的财富，名誉地位可谓显盛到极点了。然而他们后来结果怎么样呢？仍然免不了要遭受倾覆的灾祸，被流放到东部偏远的地方受苦。这怎么能说他们是才能得到施展呢？因此说，那些表面上了解并推荐我居高贵之位，到后来会导至被屈辱的礼遇，我宁可不去享受；那些名誉上是我的亲戚朋友，而实际上疏远我并使我导至孤独处境的人，我宁可不与他们为伍；那些表面上赞誉而暗地里诋毁我搞阴谋诡计的人，我宁可不被他赞扬。我知道一只蜡烛不可能照亮全部黑暗，所以我宁可处于昏暗之中。我知道一个人不管多么聪明，也不可能理清世间的一切事非，所以我宁可安身于寂寞。天地之道是客观存在的，决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而改变，所以我宁可顺其自然，不去过分追求。

我现在为人灌园，自食其力，劳动之余，身心保持着恬淡清静的状态。一件皮衣就可以抵御冬天的寒冷，一把扇子就可以驱除夏天的炎热。我同林中的飞禽走兽一起共生共息，把自己的内心

调理得与大自然相互融洽，我这种生活是多么顺心舒意啊！而象伊尹、周公一类的人，他们委屈求全的生活环境限制了自己的天性，而你却反说我受委屈，这不就很奇怪了吗？”

（本故事根据《海峡两岸齐方化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选》所载郭济生先生文《於陵子译注》一书所刊原文并参考注释进行重译，为便于阅读，对个别地方进行了润色，特此说明。）